

後 311 之日本的思想： 由倒錯至實踐[◇]

東浩紀 (Azuma Hiroki)

講稿整理、中文翻譯與譯注：政治大學日文系黃錦容教授

摘 要

2011年3月11日發生震驚全世界的東北大地震及福島核能外洩事故，是日本戰後最大的災難，也撼動改變了日本社會國土民心的「日常」認知與感受。日本2012年初夏一度完全停止了核電廠的運轉。這是自1970年代後42年以來核電廠初次停止運轉。1970年代是大阪萬博之年；是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之年；是安保鬥爭這類政治季節的終結；更是消費天國開始之年。

1980年代以來虛擬的「遊戲性寫實主義」橫行蔓延的次文化表象裡，呈現的是倒錯的「動物化的欲望」與戰後日本抵抗美國帝國主義挫敗下之逃避「成熟」的悖論。在震災與核變事故一周年後的日本，日本改變了與否？日本要往那個方向改造改變？

日本思想界與文化評論界之舵手——東浩紀教授以「後311之日本的思想：由倒錯至實踐」專題進行演講。討論日本沈重之危機下如何具體改革？重建新國家所必須具備的新思想為何？針對「日本2·0」在思想、心理、理念、價值觀上全新的「思維模式」(mind set)提出其建言與構想。

關鍵詞：後311、日本的思想、虛構的時代、「疏離」

[◇]「後311之日本的思想：由倒錯至實踐」專題演講為2012年10月14日由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程/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台灣人文學社/國立中興大學人文社會中心等單位，於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文學院二樓)所共同舉辦。與談人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廖朝陽特聘教授、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黃錦容教授、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鄭力軒助理教授三人。

*東浩紀(Azuma Hiroki)教授。日本哲學家、思想家、小說家、批評家。專攻為哲學、情報社會論、表象文化論。(東京大學學術博士,1998)。東京工業大學世界文明中心人文學院特任教授。刊行《地圖》之ゲンロン(Genron)出版社之代表取締役社長兼總編輯。歷任東京大學學院情報學環客員助教授、國際大學全球化·傳播·中心副所長·教授、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

(detachment)、「連結」(commitment)、虛構、現實、村上春樹、御宅族、角色小說、同人誌特賣會、柄谷行人、「無關連化(無差異化)」、「無止盡的日常」

今天的講題為「日本後 311 的思想」。311 東日本大震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此次災難對於日本的思想是否帶來改變，在現今此刻尚無法判斷。但是，以 311 為一個重大契機，的確可以謹慎地回顧日本社會一路走到現今的歷史過程。

我大約十年前的作品《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影響的日本社會》（2001）一書中，¹ 曾對日本歷史進行解析。將日本戰後分為三個時期。1945 年至 1970 年為「理想的時代」；1970 年至 1995 年為「虛構的時代」；1995 年以後則是「動物的時代」。以此架構完成《動物化的後現代》一書。將戰後分成三個時代的架構，是社會學者見田宗介的創見。再傳承予同為社會學者之大澤真幸。² 我在其影響下再稍加微幅更改後所提出的見解。並非我個人原創。總而言之，這是戰後日本三個文化斷代史的主要架構。問題在於，自 1970 年至 1995 年之「虛構的時代」也可稱之為日本完全「脫政治化」的時代。這漫長的時期中，日本社會政治機能的運作變得十分困難。也是多數國民對政治不再抱持關心的一個時代變化。

以阪神大地震發生的 1995 年為區隔點的「虛構的時代」。若以個人書寫《動物化的後現代》一書的時間點之 2001 年觀之，在當年我當然熟知 1995 年後日本的社會變化。但如今再度回顧，應該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年代區隔方式。例如如此的時代區隔也可擺放在冷戰與昭和時期結束的 1989 年。或者也可以擺置於泡沫經濟結束的 1993 年。1995 年是發生阪神大地震及奧姆真理教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的一年。但如今回想起來，所謂「虛構的時代」之終結，並非如我在前書所論斷之 1995 年。或許，「虛構的時代」其實一直延續拉長至現今的 2011 年的說法似乎更為恰當。如此長達四十一年之「虛構的時代」，日本的政治可說處於完全冷感麻痺的狀態。所謂政治冷感的說法，並非單指政治或自民黨政治的運作不順暢而已。而是指人們不再對政治抱持熱情慾望。在 1970 年代，人們急速地不再需要政治，政治冷感的麻木狀態長期持續延宕。例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村上春樹就是其中一人。村上春樹這位知名作家正如各位所熟知，是日本最為代表性的作家。村上的文本特徵完全在於「疏離」

¹ 【譯注】『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 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講談社現代新書，2001）。中譯版《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台灣大藝出版，2012）。

² 【譯注】見田宗介『現代日本の感覚と思想』（講談社学術文庫，1995）。大澤真幸『虚構の時代の果て—オウムと世界最終戦争』（ちくま新書，1996），大澤真幸『不可能性の時代』（岩波書店，2008）。

(detachment)這個關鍵詞上。「疏離」正是詮釋自政治脫離的村上春樹的關鍵詞。村上是全共鬥世代，且為1947年至1949年時期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團塊世代。與他同時代的群體即為投入安保鬥爭學生運動的同一群人。但是，他在七〇年代之後開始「疏離」。藉由脫離政治，創造出新的思想與新的文學。村上正是1970年代背景產生的作家。而村上「疏離」的文學書寫在八〇年代開始大量生產。而以1995年發生的奧姆真理教事件產生新的契機。從此由「疏離」(detachment)轉向與社會「連結」(commitment)的書寫。村上春樹的定位象徵著這個時代的建構之變化。村上春樹由「疏離」轉向「連結」社會的時期，因不同評論者看法各異。的確也難以明確定出一個正確日期。但唯一一個明確的事實，就是日本整體自1970年代開始，長期持續「疏離」的時代，且大約自1995年開始逐漸轉向與社會「連結」。而我認為以此次2011年的大震災為開端，此種「疏離」的時代是否會就此告結呢？

正如我在《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中所提及，個人認為，象徵「虛構的時代」之存在除了村上春樹之外，「御宅族」也是相同齊名並列的。所謂「御宅族」，是指熱中電玩遊戲或漫畫及動畫等各種日本獨特的大眾文化的群體。在台灣也廣為大眾所接受。論及日本特質的次文化特徵，借用社會學者宮台真司的用詞，就是「無關連化（無差異化）」(in-differentiation)。³ 在文化研究領域尤其是日本動漫，普遍以「無關連化（無差異化）」的觀點看待其中所具備的實用性質與特性。

³ 【譯注】：詳見「酷日本學 (Cool Japanology) 的可能性」一文。宮台真司指出「藉由可愛之社會性文脈的無關連化（無差異化）機能」，「日本次文化之無關連化（無差異化）機能（實際上存在著的差異或落差，卻將之視為無有不存在之物處理之，以維持其心理系統的體內平衡 (Homeostasis, 又稱恆定狀態或恆定性) 的作用。【參照《思想地圖 Vol.3·情報系統設計思想 (architecture)》(『思想地圖 Vol.3·アーキテクチャ (NHK ブックス別巻)』)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2009) 刊載之宮台真司·東浩紀〈北美演講旅行報告〉(「北米講演旅行レポート」) (報告者：河野至恩)】。其中用詞為「中和化」。(「無關連化」一詞則見於七月一日於上智大學所舉行之工作坊宮台真司本人之用語表現)。其中宮台真司指出，過往可見之「御宅族的集團群落 (cluster) 消費宅性的情報 (media content)」之(消費集團與消費對象之間的)一貫性正緩慢地逐步崩潰渙散中。依據宮台真司的調查整理，過往御宅族的年輕族群集團 (cluster) 是泛指溝通能力技術低落、容易自社會領域 (尤其是戀愛領域) 撤退封閉不喜外出的一群人。但是，現今「開朗」的御宅系文化，不但不再是自溝通場域撤退之作繭的保護工具 (Cocoon tool)，反而廣為年輕人接受，成為可以廣泛地獲得「聯繫的社會性」的一種資源 (resource)。換句話說，過往對於溝通技術低落的集團而言，宅系文化如果是一個夢想的空間的話，那麼，「輕宅族」(light otaku) 系文化則是為了將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skill) 的落差予以「無關連化 (無差異化)」(in-differentiation) 的目的起見——只要看動漫的話，任何人都可以確認彼此身為「宅族」的「連結性」一般——呈現出極具有實用主義性質 (pragmatic) 工具 (tool) 的樣態。

例如有一群男同志集團書寫有關酷兒的文學。酷兒文學反映了同志的現實，因此同志社群會去閱讀它。文化特質性的現實如果與文學沒有某種相互間的反映關係，文化分析大概會變得十分困難。例如少數民族的情形。少數民族創作少數民族之文學。因此，藉由文學將現實予以呈現，而得以理解少數民族的真實（reality）。少數民族文學首先是以如此非常簡單的反映構造為前提。大多數的文學研究也大致以此特質為前提。這並非影像研究或其他類型研究的專利。但是，若各位對日本御宅族文化抱持關心、意圖進行研究，個人不會覺得意外。但是我必須說，「日本御宅族文化研究」幾乎很難以此種手法展開研究。其道理何在？個人雖然不清楚各位熟悉哪些動漫影像。譬如 1995 年時期有部非常有名的《新世紀福音戰士》動漫在日本大為暢銷，風靡一時。而《新世紀福音戰士》這樣的動漫究竟為哪些群體所支持？是男性或女性？若由性別傾向觀察之，可能只有二者擇其一的選項。但若以區域差別觀察之，則《新世紀福音戰士》是在北海道或東京還是九州比較受歡迎？實際上它是毫無區域差異的。換個想法，這部動漫比較受有錢富豪所喜愛？還是貧窮族群較為支持？這也是毫無關連。或者，是左派或自由主義者（liberalism）比較喜歡這部動漫？或是右翼份子與保守派人士？這也與視聽者分門別類的思考完全無關。它受到大眾歡迎喜愛既無關意識型態，也與地方區域甚或貧富階級差異、性別等完全無關。在思考日本的次文化上，此點是極為重要的特色。亦即，如果使用英語圈如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試圖剖析解讀日本次文化及大眾化的動漫為何受到熱烈支持的話，意味著這樣的嘗試將會失敗收場。舉例而言，日本次文化尤其在漫畫或動漫當中，有著極為強烈接近「性少數」（Sexual Minority）的表現，但這並不一定反映出讀者的性傾向。

日本次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現實」與「文化」間某種相互的反映關係毀壞掉了。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嘗試說明，為何日本的動漫或電玩能夠擴張擴散全球化？日本製造的漫畫或動漫為何可以與日本沒有關係性而徹底的無國籍性？在日本以外的國家為何可以受到如此重視？其原因在於因為它們與日本的現實關係完全被切離所致。但此種特徵之問題就在於因為與「現實」沒有關係，就某種意涵而言，很難具備批判的功能。而如果意圖藉由研究日本的漫畫或動漫來分析日本社會，實際上它是十分困難的工作。這種說法會讓多數人產生誤解。總之，「現實」與「文化」間相互為表裏的反映關係確實已經崩解。而崩解的文化正是

「御宅族文化」。「御宅族文化」變得如此壯大，才顯現出其作為「虛構的時代」之表象。「虛構的時代」中，如宮台真司稱之為「無關連化（無差異化）」（*in-differentiation*）的虛構性又為何會呈現發展出來？我在《動物化的後現代》一書中以另一個觀點剖析之。正因為「無關連化」的徹底實踐，至此才讓「虛構」因勢而生。日本至 1970 年代為止，國家的機能運作依舊順暢。但 1970 年代前後開始，國家的力量開始弱化變得非常小。而國家力量耗弱之際，御宅族們為了填補缺口龐大的真空狀態與空洞的大窟窿，開始編織出自己群體的故事。何謂「張開的龐大真空缺口」？這個字眼說明上有點困難。對日本至某時期為止的御宅族們而言，他們的強項不是熟知理解日本社會的「現實」，而是宅性意味的「現實」。此點已於《動物化的後現代》一書中論及。比如說，對宅族而言，與其閱讀《朝日新聞》倒不如收集自己社群的情報資訊來得有意義。亦即，在大敘事凋落後所張開的空洞缺口，御宅族們不斷用小敘事進行填補這些空洞。在其過程中呈現出因理想崩解後因勢而生的「虛構」。而這種「虛構」是與「現實」無關下被製造出來的一種奇幻幻想（*fantasy*）。日本大眾流行文化之特異性，在於它是由如此的奇幻幻想所支撐建構之故。

1970 年後半是非常重要的時期。村上春樹是極為易懂的例子。在此另舉一例。1970 年代村上春樹剛出道之際，實際上亦是輕小說誕生的同一時期。我不清楚各位對「輕小說」（*Light Novel*）認識多少。但「輕小說」在現今日本文學中佔據龐大的市場。是極接近漫畫與動漫之所謂「角色小說」（*The Character Novel*）。它不是描寫「現實」的人物，而是描寫近似漫畫或動漫的人物角色（*Character*）的小說。在現今日本佔有極龐大的數量。這類「角色小說」的誕生是在 1970 年代後半期。「輕小說」的誕生究竟應該擺放在那個時期，眾說紛紜，難以遽下定論。唯一公認確認的看法是新井素子這位作家。⁴ 新井素子的出道幾乎與村上春樹為同一時期。村上春樹在日本出現文壇是與「輕小說」的登場同一時期。此點在日本文學研究的世界當中幾乎未被提及。因為日本文學研究者的通

⁴ 【譯注】：新井素子（Arai Motoko）被視為輕小說之元祖。1977 年於東京都立井草高中二年級時，以《在你之中……》（『あたしの中の……』）入選「第一回奇想天外 SF 新人賞」佳作。予當時文學界極大衝擊。被稱為「SF 界的公主」。對同世代的作家北野勇作及久美沙織極大影響。於立教大學文學部德文系在學中持續創作。1981 年以《綠色安魂曲》（“Green Requiem”，『グリーン・レクイエム』）獲得「第 12 回星雲賞日本短編部門賞」。1982 年以《海王星》（“Neptune”，『ネプチューン』）獲得「第 13 回星雲賞日本短編部門賞」。1999 年以《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Tigris & Euphrates”，『チグリスとユーフラテス』）獲得「第 20 回日本 SF 大賞」。

病，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總是顧此失彼。而御宅族們則只知單方面，對另一個面向則毫無興趣。個人認為上述二者的出現是完全相同的時代現象。1970 年後半的文學是脫離現實孤立的。另一個現象則是「同人誌展示特賣會」(Comic Market) 的誕生也在同一時期。可能一般人不曾太用心去思考「同人誌展示特賣會」的存在意義。它原先是由「SF 科幻同人誌」出發展開的。「SF 同人誌特賣會」的出現，其實在初期階段其社群性質具備強烈左翼性格及思想性。因為它是產生於 1970 年代初期的同人誌，理所當然地摻雜進極大成分之政治性。但沒多久，這類同人誌迅即快速地被切割脫離而孤立 (detachment)。到了 1980 年代，現今可見的漫畫形態或動漫，其色情淫穢的 (pornographique) 二次創作已經大幅地佔據其中心。七〇年代中「同人誌展示特賣會」急速地擴大壯大，確立了現今的型態。而若問及「同人誌特賣會」為何能壯大至今日此等規模，竹熊健太郎這位日本相當知名的漫畫編輯的說明，⁵ 才恍然大悟。原來七〇年代似乎正是「轉寫」(offset) 印刷極容易製作的時代。我個人也不太熟悉「轉寫印刷」的技術。它是城鎮社區個人性質的印刷店。比起早先時期，據聞此時期的轉寫印刷店技術革新之故，讓相當高品質的同人誌得以廉價製作出來。亦即「同人誌特賣會」的擴大與此種技術相互連結的時代。現今一般人眼中看來，「同人誌展示特賣會」似乎是由宅族們隨性之下所產生。是御宅族任意地集合一起，長期不斷持續地運作所建造的聚會。但「同人誌特賣會」的產生背景其實存在著全共鬥世代的海報宣傳 (hand bill) 文化。亦與此時期蓬勃發展的轉寫印刷相關。在此個人想提醒各位有關「同人誌特賣會」的思想性。即便現今，「同人誌特賣會」的委員會仍然沒有成立有限公司這類組織。「同人誌特賣會」完全是採用志工性質的組織。簡言之，它不是追求利益的自治公社 (commune)。其工作人員對於組織運作之意識如何不得而知，但卻有思想體系。領導者至今仍然只是一種形式，重點在於它沒有一般公司般的系統樹 (tree) 狀的構造。參加人員集合一起，彼此都是對等的身份。而且，如果去過同人誌特賣會，應該可發現，參加者是指顧客及出店的社群的集體通稱。

⁵ 【譯注】：竹熊健太郎 (Takekuma Kentarou) 為知名漫畫編輯、漫畫原作者、漫畫評論家。京都精華大學漫畫製作學科教授、多摩美術大學美術學部兼任講師。為「御宅族第一世代」之一。除了大量暢銷漫畫於『漫画ブリッコ』登載外，並大量進行漫畫評論。在「奧姆真理教毒氣事件」發生之際，即時反映本身的阿宅經驗，寫出半自傳體的《我與末日戰爭 (Armageddon)：宅族宗教的奧姆真理教》(『私とハルマゲドン おたく宗教としてのオウム真理教』，太田出版，1995。筑摩文庫) 一書。現今仍大量書寫漫畫動漫相關評論。

出攤的店家也是參加者，而非顧客。它不是販賣東西的場域。名之為「特賣會」，理念上是「交換會」。大家都是創作者。大家聚在一起交換各自的創作產品。這是集體共同的理念。所以「同人誌特賣會」不向參加者收取入場費。在日本由企業所經營的「特賣會」比比皆是，不可勝數。但這類特賣會都需買票入場。而「同人誌特賣會」不需付入場費。它規定參加者都必須購買「型錄場刊」(catalog)。實際上不買「場刊」一樣可入場。但正因為人人都是參加者，所以每個人都是特賣會的夥伴。既是夥伴同好，則請務必購買「場刊」。就可加入夥伴關係裡。這是「同人誌特賣會」的系統概念。其構想與一般公司運作下收取入場費所舉辦的特賣會完全相異其趣。即便現今，「同人誌特賣會」中仍然殘留著某種強烈的思想性。或者說具備某種左翼性、社會主義意味的特質。這個特質在思考「同人誌特賣會」上是極為重要的。關於討論日本的「同人誌文化」為何能轉化進化至如此「超扁平」(Superflat)性的世界此點來看的話，⁶或許一般認為因為是日本本身自然而然而所形成之超扁平體系。但個人認為，「同人誌特賣會」中有著極為強烈的意志力作用著。它是全共鬥意味之某種反對抵抗性質。是絕對不要建造出系統樹(tree)狀的構造之強烈意志作用於其中。「同人誌特賣會」是御宅族文化的中心，因而御宅族之強烈影響亦反映於其中。

如此現象產生於七〇年代，再舉另一重要例子。柄谷行人是日本知名的文藝評論家。堪稱為目前日本最偉大的評論家。就某個意義而言，我個人大概可視為被此偉大的評論家逐出門戶的弟子的些許況味。但是無妨。長期以來我個人是十分尊敬柄谷行人先生的。柄谷行人相關的論述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1977)一書。此書是對日本文學的自明性(可見性)提出質疑的著作。大概極少被提及的，此作之出版與村上春樹及新井素子二人的出道幾乎為同一時期的事實。我個人認為日本的文藝評論或文學研究其方法論是十分狹隘的。一般的文藝批評不認為柄谷行人於同一時期提出如《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的觀

⁶【譯注】：超扁平(Superflat)是日本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對漫畫及動漫所提出的概念。指日本消費文化獨特的膚淺空虛感。包括日本各時代各種類的平面繪畫、動漫、次文化、角色文化等泛稱的特徵。指的是平面性二次元的繪畫空間，上等和下等文化共享的中間地帶「Superflat」(超扁平)缺乏深度且誇張可愛的漫畫式形象。大量餘白。不太使用遠近法的技巧。此共通特徵廣見於日本傳統繪畫、現代漫畫、動漫等。畫面無立體感，顯示其平面性、裝飾性、遊戲性。並包括日本動漫相關連之立體作品的公仔等作品。

點此事有何特殊意義存在。我認為柄谷行人的評論中開始對日本文學的自明性提出強烈懷疑之同一時期，村上春樹與新井素子二人也出現文壇。雙方二者交互作用，因而摧毀了日本文學既有的架構。他們三人都在同一時期出現，此點有著絕對性的意義存在。有趣的是，現今 311 災後，柄谷行人也站在反核遊行的前方，頻頻不斷參加反核遊行。如此的舉動顯示了他開始與社會之「連結」(commitment)。但事實上，他長期以來也是一個「疏離」(detachment)的文藝評論家。他於 1968 年前後出道。1970 年是個重要象徵指標的年度，此時期正是全共鬥學生運動受挫、政治時代終結、開始進入虛構時代的一年。當時柄谷行人剛出道。他的假想敵當然是江藤淳與吉本隆明。⁷ 江藤淳與吉本隆明二人都屬於政治性格強烈的批評家。柄谷行人最初意識裡自然會將此二人擺在心上。柄谷行人以書寫夏目漱石相關論文出道。⁸ 柄谷行人的漱石論已經提出預言性的論述。1969 年的漱石論中，將「倫理」與「存在論」區隔開來論述。而區隔「倫理」與「存在論」二者的意義何在？夏目漱石小說中出現許多苦惱的人物。而這些苦惱的主角大多有著不倫戀情。如因奪取朋友之妻的情事或喜歡上老師的情人而萬分苦惱的情節。⁹ 柄谷行人的解讀為，主角的苦惱看似為夏目漱石小說的重要特徵，但不倫之戀的苦惱終究不是問題所在。其實主人翁的苦惱另有別情。柄谷行人以此色彩解讀漱石

⁷ 【譯注】：江藤淳（1932-1999）。日本戰後最具代表性的知名右派文學文化評論家。相關代表性著作有《夏目漱石》（1956）、《小林秀雄》（1961）、《成熟與喪失》（1967）等極為龐大數量著作。【詳見維基百科：<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1%9F%E8%97%A4%E6%B7%B3>】

吉本隆明（1924-2012）。日本戰後思想界的巨人。思想家、詩人、評論家。為左派陣營之代表性思想家。作家吉本芭娜娜為其次女。代表作有《丸山真男論》（1963）、《對言語而言何謂美》（『言語にとって美とはなにか』，1965）、《共同幻想論》（1968）、《所謂言語之思想》（『言葉という思想』（1981））、《「反核」異論》（1982）、《源氏物語論》（1985）、《超資本主義》（1995）、《大震災・奧姆之後的思想》（『大震災・オウム後思想の原像』，1997）、《貧困與思想》（『貧困と思想』，2008）【詳見維基百科：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C%AC%E9%9A%86%E6%98%8E>】

⁸ 【譯注】：1969 年以夏目漱石為主題的論文「意識與自然」（「意識と自然」）獲得第 12 回群像新人文學賞評論部門獎。20 歲時代的柄谷受到吉本隆明的強烈影響。據聞學生時期還特意住在吉本家附近。而其書寫評論的主題之所以會選擇夏目漱石的原因，在於他意圖獲得以《漱石與其時代》（『漱石とその時代』）等漱石論出名之知名保守派評論家江藤淳閱讀的動機下所為。柄谷年輕時期經常摹臨書寫江藤淳的文章練習其文章書寫筆法。1975 年他在美國耶魯大學擔任日本文學的授課也是出自江藤淳的推舉所得。（<http://ja.wikipedia.org/wiki/%E6%9F%84%E8%B0%B7%E8%A1%8C%E4%BA%BA>）

⁹ 【譯注】：如夏目漱石《從此以後》（『それから』，1910）、《門》（1910）、《心》（『こゝろ』（1914）、《明暗》（1916）等名著。

小說的特徵。此問題於柄谷行人初期評論中數次反覆論述。之後其馬克白論中亦多所提及相關「倫理」與「存在論」的問題。¹⁰ 其他如莎士比亞悲劇《馬克白》(*Macbeth*)論之馬克白等，亦是柄谷經常引用詮釋的論述主題。¹¹ 如此的方法論顯然為「政治與文學」的課題。吉本隆明與江藤淳二人「連結」「政治」層面的評論，以及同時代對「政治」多所批評的文學家們，這些人顯示出即使煩惱思考著「倫理」問題，但他們共同的煩惱其實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因為我們真正的苦惱在於生活的現實已經脫離政治這點上。這些評論家顯然已經早就脫離「倫理」性的問題。其實他們的論述多擺在實存的存在論問題上。我們可以隨興舉幾個例子。經濟生活日趨貧困的現今，資本主義與資本家們驅趕叫喚著勞工們。世界性資本主義的困境讓眾多世界市民產生諸多苦惱，期待發生世界性的大革命。這正是我們的煩惱。我們的煩惱是從現實「疏離」(*detachment*)之處所產生的苦惱。這是文學家應處理的人生課題。如果認為將現實生活的苦惱改善後，便得以解消改善苦惱，這可是弄錯問題所在。也正是當時柄谷行人採用漱石論或馬克白論的形態所強調詮釋的。實際上，對於現今一般年輕人而言，他是日本極具代表性的評論家。看似發表許多政治相關言論的柄谷行人，是在1993年波灣戰爭後才開始改變的事情。其實波灣戰爭前的柄谷行人對「政治」可說是長期「疏離」的絕緣體。1993年前的柄谷行人長期進行的是如《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這類質疑日本近代文學之自明性的作業。七〇年代的柄谷行人另一有趣的論述則是《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マルクスその可能性の中心』, 1973)一書。不消說，馬克思主義之馬克思對於全共鬥世代群體具備濃厚的政治性意涵。此書關注的問題是馬克思資本論的貨幣論這類非常形式性的討論。柄谷認為馬克思的貨幣論十分卓越。沒有產生革命或革命成不成功皆為次要問題。他認為馬克思相關貨幣構造的思想與理論十分重要。柄谷解析讚揚馬克思思想的作為，顯然將馬克思由政治切割開來，進行其馬克思的解讀。並認為如此做是正確無誤的。這是一般讀者可以解讀出來之柄谷的馬克思論。而七〇年代柄谷第三本重要著作為《內省與溯行》(『内省と溯行』, 1985)這本怪異的哲學著作。此作並未被翻

¹⁰ 【譯注】：柄谷行人之著作如《反文學論》(『反文学論』, 1977-1978)、《隱喻的建築》(『隱喻としての建築』, 1979)、《語言與悲劇》(『言葉と悲劇』, 1993)等評論中多所論及。

¹¹ 【譯注】：柄谷行人之著作如《意義的疾病》(『意味という病』, 1975)等。

譯成中文版。也少為華人圈所閱讀。此書為純粹哲學性之考察辯證。既非文藝評論，也未提及任何文學作品。也完全未涉及社會議題，是純粹的哲學著作。如此類型的哲學論述十分內在自省。我個人於早年之所以非常喜愛柄谷的原因，正是在於他如此「疏離」(detachment)的詮釋書寫態度的前提之上。但是，自 1993 年以後與社會努力「連結」(commitment)的柄谷行人，我長期以來對他開始產生格格不入的感受。最終兩人終於分道揚鑣。我自此被逐出門戶。總而言之，柄谷行人正是一個「疏離」(detachment)的評論家。如此的柄谷行人於七〇年代出現，長期持續其「疏離」的書寫工作。相對地，江藤淳及吉本隆明二人則是「連結」社會的評論家。如同前述。村上春樹於 1995 年開始，由「疏離」轉向「連結」社會。而柄谷行人則是於 1993 年才由「疏離」轉變成為「連結」社會的評論家。總而言之，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的時代特徵，在於社會與文化界之脫政治化的「疏離」現象正快速地擴散進行著。這現象與純文學或娛樂(entertainment)不太有關連。御宅族文化正是此種現象的部分呈現。七〇、八〇年代，日本文化快速地變成無法真實地反映「現實」。「文化」與「現實」急速切割開。文化單以文化本身的邏輯單獨成立。若使用《動物化的後現代》的語詞形容之，這時期正是屬性資料庫(database)所建構之虛構文化的時代。文化只剩下記憶，憑藉著記憶繼續建構下一個文化。完全脫離現實的文化表現正是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的最大特徵。

以上長篇論述了七〇年代的虛構性。而我個人的專書論述中，亦提及 1995 年前後整體文化現象轉向與社會「連結」的變化。而以 2011 年 311 東北大地震與核災事故後的現今觀之，將這兩個時代視為同時代的前後期看待之似乎更為恰當。如此「疏離」現實的時代特徵，反而讓日本人最引以為傲的所謂「酷日本」(Cool Japan)此種具備強大生產力的文化表現成為可能。這個事實極為重要。目前雖不清楚 311 震災後日本的文化表現將如何轉變。以 311 為一個境界，今天的日本正處於強烈渴求並急速「連結」社會的狀態中。亦即，後 311 的此時，日本整體已經一腳踏入一個與至今為止完全相異的社會文化氛圍中。舉個最象徵性的例子。如各位所知，現今東京日本首相官邸前的抗議遊行，長期以來每個小週末週五晚上長期持續舉行中。其聲勢極為浩大。抗議人潮經常高達二十萬人之多。能如此每週五長期延續十萬人以上規模的抗議遊行，這是自全共鬥學運至今四十年以來東京從不曾發生過的現象。亦是我個人

1971年出生以來之首見。抗議遊行的主題在於核電廠議題。首相官邸前的抗議遊行其訴求是「大飯核電廠的再啟動」。有趣的是，自七〇年代以來大眾首次開始訴求「廢核零核電」。日本的核電廠同時也是於年七〇代開始啟動。長期以來「核電時代」與「疏離」的時代相依相隨重疊一起。七〇年代也是舉辦大阪萬國博覽會之同一時期。就日本歷史而言，大阪萬國博覽會其重大意義在於讓日本的藝術及前衛藝術快速滅絕死亡的事實。七〇年代大阪萬國博覽會呼召前衛藝術家快速地集結一起，展示他們有如「主題樂園」(Theme Park) 般的作品。這些藝術家們日後各自一一成名，作品不斷賣出。但藝術與藝術家其應該改變社會、與社會連結的本質性卻在大阪萬博的時期開始消失。當時介入其中的是廣告代理店。他們就此不再藉由自己的藝術讓社會大眾購買他們的藝術作品，而是經由廣告代理商，也就等於消費社會的開始讓他們繼續成名。七〇年代大阪萬國博覽會開始建構出日本消費社會的基礎。論及七〇年代的最大象徵代表物，正是於此時出現的麥當勞一號店。以及銀座「步行者天國」的行人徒步區亦於此時期開始出現。亦即日本消費社會的原點成立於七〇年代。核電廠等亦於此時期開始建造。同時也是政治開始使不上力的時代。而此時期例如「日本列島改造論」等國土論之提出，大概也屬最後一個曇花一現的小火花。¹² 這個提案挫敗之後，日本再也無法建構出總合性質的計畫。只會在地方區域大量灑錢。讓整體日本社會建造出無論走到都會或鄉村，都是同樣面貌之平板無趣的均質化景觀。如此「疏離」的時期自七〇年代延續至2011年。這也是大量建造核電廠的時期。而現今311災後突然強烈要求與社會「連結」的呼聲大起。如此的

¹² 【譯注】：「日本列島改造論」為田中角榮在將於下一個月舉行自由民主黨總裁選舉之際，於1972年6月11日所發表之政策綱領。揭示「以工業的再配置與交通・資訊通信之全國網路的形成為幹樑架構。推進將人與金錢及物品的流動由大都市逆流往地方分散之“地方分散”之政權公約。並於同年七月總裁選舉獲勝，成為總理大臣。並於1972年6月20日出版《日本列島改造論》(日刊工業新聞社)一書。並暢銷91萬本。成為該年排行版第四名的暢銷書。其中引用美國及義大利等國實例，將日本列島以高速公路、新幹線、本州四國的聯絡橋樑等高速交通網路連結一起。促進地方工業化。同時解決人口稀少或過密的城鄉差距以及公害的問題。其國土論是以北部為工業地帶，南部為農業地帶(與目前日本的現狀相反)。其中與田中角榮其出身地為其選區新潟縣中越地區，尤其是其中心都市的長岡市正是位於日本北部相關連。解除改善新潟縣豪雪地帶的貧困正是田中的願望所在。其中亦提及電力能源將由火力發電轉換為核能電廠。(詳見維基百科：<http://ja.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88%97%E5%B3%B6%E6%94%B9%E9%80%A0%E8%AB%96>)

「連結」將把大眾帶向何方？此點日本人似乎仍然尚未明白釐清。個人認為首相官邸前的抗議遊行正是其最大象徵。應該如何解讀評價官邸前的抗議遊行是非常困難的。日本這個國家至今四十多年來不曾有抗議遊行，現今民眾走出來參加抗議集會，這當然是件好事。但即便有如此前提，在首相官邸前舉行抗議集會同時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所謂的危險，乃是指政治性的危險。如果與社會「連結」的方式是以在官邸前舉行抗議集會呈現，並長期推進下去，當這些集會開始被認為是政治性的集會之時，個人認為它是危險的。因為此抗議行動目前的訴求集中於「大飯核電廠再次啟動」此事上。「大飯核電廠」位於日本西部邊界的福井縣。如果「大飯核電廠」無法再次啟動，關西大阪地區一帶將產生電力不足。就現況而言，東京地區的電力是充分足夠的。當然首相官邸位在東京。大阪地區卻不見抗議活動。各位是否可以理解此現象的意義何在？它意味著對集結在東京的人們而言，「大飯核電廠」百分百是對政府行政人事質疑的一個課題。大飯核電廠如不再啟動、電力將會不足的情況，這是屬於大阪地區的問題。亦即，在東京參與官邸反核集會的人群，他們本身不會發生用電不足的問題。因為政府持續對國民說謊。現今日本政府究竟有說謊與否；政府是否已經拿出真實的資料資訊與否，這些問題都無從得知真假。抗議的群眾們各自思考著不同的自我認知與真實。只要看看在官邸前進行的各樣採訪內容就可得知。有趣的現象是，此抗議活動已經超越各黨派、各種不同政治理念信條與生活形態、各個不同的世代。這抗議集會的參加者真是各路人馬無所不包。但若問參加廢核遊行集會的人們為何參加，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提出「反對大飯核電廠再啟動」的簡單理由。這種理由並非是「完全廢核」的主張。「零核電」是非常棘手困難的目標。如果「廢核零核電」的話，就必須思考能源是否足夠的各樣問題。但是，「反對大飯核電廠再啟動」如此簡單的目標口號，卻一下快速集合了龐大的抗議人群。藉由簡單的口號得以迅速集結，成為社會「連結」的火苗熱烈燃燒。這樣的火苗火勢卻也極容易倏然衰微。這是現今日本的政治狀況。

如此地，後 311 的日本遽然以 2011 年為一個極大的轉折點，出現由長久「疏離」脫政治化的社會轉變成緊密「連結」社會的現象。這正是日本社會現今極為重要卻棘手的困難課題。因為近四十年來日本脫政治化的時期過長，社會已經遺忘遺棄掉許多政治性的表現。簡單來說，由於脫政治化的時期過長，具體而言，政治人材極為短缺。長久以來「政

治」在日本社會並未能佔據重要位置。例如，與我同世代的政治家極為缺少。優秀人材亦不多。此點個人可以直覺地清楚感受。我屬於199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的世代。當時日本社會的氛圍，認為當政治家並非是個高尚值得羨慕的職業。當政治家並無法得到助力。頂多是熟悉地方事務的價值而已。在日本所謂的政治家最多就是如此價值。因此政治家中無法聚集優秀人材。脫政治化的孤立現象綿延長久，即便想連結社會現實也會惶惑猶豫不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首相官邸前的「反核遊行集會」。另一個例子則是各位所熟知的「釣魚台問題」。「釣魚台問題」的開端如以日本的立場角度來看是另有他人的存在。此點暫且不論。此次爭議的開端來自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當他提出要購買釣魚台諸島時，中國方面究竟有報導否我不很清楚。但當時東京都為此提議開設了一個官方網頁。於網頁上正式公開展開募款活動。而東京都購買釣魚台諸島的募款活動卻大為成功。累積了將近十二億日幣的募款金額。這個結果令人十分不安。日本人一般不太熱心捐款。雖然說來是個笑話。但東京都努力爭取主辦2020年東京奧運，卻無法得到東京都居民的支持。為了爭取籌辦東京奧運，東京都奧運處置委員會展開的募款活動在第一週的結果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只有少得可憐的區區2萬圓日幣。之後即使想再多使力努力，但是誰都不願意為奧運出錢掏腰包。而購買釣魚台諸島的募款活動卻一下子募集到十二億元日幣。由此可見東京都民是多麼地強烈關切。可是，個人十分懷疑，東京都購買釣魚台諸島是否真的有其重大意義。雖然我是東京都居民，對這個行動卻不得其解。我相信大多數的日本人與我相同，對這些難解的問題並非深刻理解。大多數日本人大概沒有思考過日本與中國間的歷史性關係。對於釣魚台的歷史曲折更覺得複雜難懂，甚至可能連釣魚台位置在哪裡都不清楚。但是，東京都都廳的官方網頁所提出的方案，是一口一萬圓或五千圓日幣這類小額捐款的「連結」方式。這是十分易懂易做的愛國表現。現今的日本如同購買釣魚台的行動一般，社會整體對於必須思考國家的存在意義與未來的運勢異常高漲。2011年以後，以「日本」為標題的書籍大量增加。單單在書店所見，明顯地以「日本」為書名關鍵詞的書籍大量出籠。如此集體地反覆地呼籲「日本」、「日本」的社會現象是歷年來不曾見過的。至少對於我這樣的世代而言，是完全嶄新的感受體驗。思考日本這個國家的現在與未來，絕對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再怎麼努力思考，個人認為其中是缺乏準備的。因為長年以來脫政治化的「疏離」，多數日本人對國家

國族的認識已經遺忘。所以群眾才會受到簡單易懂的口號標語所吸引。只要付出購買釣魚台的捐款，如此的舉動意味著捐款者是關心日本的。而如果走出去，到首相官邸前參與廢核抗議集會的話，意味著你有明確認知，能思考到能源與核能問題。今天的日本，個人必須很遺憾地說，如此淺顯易懂之與社會「連結」的方式正迅速大量地抬頭。但是，這種社會現象若要遽然以國族主義的抬頭論斷之，卻也是有困難的。釣魚台諸島的問題雖然完全是國族主義的象徵。但是首相官邸前的抗爭集會卻是關乎「自由主義」(liberal)與「生態」(ecology)問題的活動。也是關於「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面向的議題。一般而言，兩者的訴求在意識型態上是完全相反的兩個面向。基本上就個人的觀察，這兩種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是淺顯易懂的一種社會「連結」。對於極為容易理解的政治，以極為簡單易懂的標語化的形態，讓群眾迅速地與社會達成「連結」，這種社會現象在現今的日本正迅速強烈地不斷抬頭當中。

在此，重新思考「後 311 之日本的思想」這個講題。最後再度補充個人的看法。總結而言，就客觀性而言，「後 311 之日本的思想」將如何轉變，對個人而言亦是身處其中的大哉問。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將如此淺顯易懂的「連結」形態轉化深化成更為困難的「連結」方式的課題。將「連結」社會的行動轉化成更複雜化的「連結」。例如官邸前的抗議集會，搬出來的口號是「反對大飯核電廠再啟動」這類能源問題的相關思維。對群眾抗議行動的議題，是否可以再多提供情報資訊？是否可以提出各類提案的討論議題以建構論壇的形態展現之？這是個人極為質樸單純的結論。個人認為後 311 的日本最重要的是「重新建構言論或論壇」這個重要課題。在日本意圖重新再建構言論或論壇，目前實際上變得十分困難。例如目前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論壇雜誌是《文藝春秋》。據說這本雜誌其讀者群的平均年齡層超過六十歲。亦即，大多數的讀者不閱讀這類論壇雜誌。實際上《文藝春秋》的情況尚可。《中央公論》此一由讀賣新聞社系統產生的論壇雜誌，其最近的情況是幾乎每半年就來一次「喪禮」專刊號。或是「如何為某人舉辦喪禮」這類主題成為雜誌的賣相賣點。其讀者群都已老邁高齡化的緣故。很遺憾地，我必須說，《中央公論》這類雜誌已經無法代表日本論壇的意見。另一方面，現今的日本已經穩固地建構出使用新的社交媒介或部落格這類嶄新的言論空間。即便這類言論空間已經建置完成，但仍然與《文藝春秋》這類大型媒體有

著極大距離。因為落差太大，所以年輕人的言論力量仍然微弱。所以必須盡力將與巨大媒介的落差連結彌平。建構新的言論論述的場域。即便或有阻止淺顯易懂的「連結」之媒體言論出現也無妨。我認為必須盡力加強建構論壇平台，盡可能讓阻撓言論聲音出現的媒體其阻力可以減少消失。所以，我認為日本必須極力製作後 311 之言論雜誌平台。我長期關切建構如此的言論論述的場域。我個人也在辦雜誌出版。現今這個時期，日本國民正探索著日本新的政治之「連結」方式。我想這個現象今後會持續五年甚或十年。而我認為這長達五年或十年之中，日本的經濟能挺得住多久——如此日本國民的意志將會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

無論如何，這脫政治化的「疏離」的時代終將以 2011 年為盡頭走向終結。而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個脫政治化的時代？這個大哉問將是今後日本極為重大的一個課題。亦即這時代是日本人長期昏沈沈發呆的一個時期。不太去思考問題。相對地，卻大量製造出以漫畫、動漫、村上春樹為代表之誇耀世界的獨特文化。這樣投射於流行文化文學中的「疏離」的虛構情感，今後又將如何產生轉變？這亦是今後必須被探討的課題。評價檢討長達四十年的「脫政治化」的社會文化時代，這是今後對日本文化評論人研究者而言之極為重要的功課。實際上在 311 以後觀察個人周遭的言論界，當然有人抱持著御宅族的時代終將結束的看法。有論者認為高唱「秋葉原」的時代已經終結。認為「連結」政治的時代已經來臨。但也有人持反對看法。認為我們「無止盡的日常」尚未結束。¹³「無止盡的日常」是社會學者宮台真司著作所提出的關鍵詞。於九〇年代提出「無關連化（無差異化）」（in-differentiation）這語詞的也是宮台真司。這個關鍵詞在日本論壇成為流行語。所謂「無止盡的日常」也在此而次 311 災難後宣告終結。宣告「無止盡的日常」的終結之最大象徵，便是秋葉原流行次文化研究專家的森川嘉一郎所提出的看法。森川嘉一郎現今於明治大學正在努力建構「漫畫圖書館」。他在 311 後於推特如此寫著。

¹³ 【譯注】：宮台真司對於八〇年代兩個末世觀的解讀。其一為「無止盡的日常」；另一個則是「核子戰爭後的共同性」。前者是表現在女孩的性交易或援助交際為代表；後者則是以男孩為中心之「核子戰爭後的共同性」之奇異幻想。在廢墟的動亂之中的團結或共同性的故事，例如大友克洋《AKIRA》中的核子·超能力·藥·新興宗教的集體演出（on parade）；宮崎駿《風之谷》中的世界充滿了毒氣瓦斯。藉由將「無止盡的日常」中不可能有存在的「非日常的外部」投射在未來，才勉強能苟安活在現在。（宮台真司『終わりなき日常を生きろ』1998 ちくま文庫，初出：1995 筑摩書房）

在日本的漫畫中「無止盡的日常」的最大象徵就是「便利商店」。各位若看過漫畫或動漫則應可理解。以日本為舞台的漫畫或動漫幾乎都可見到「便利商店」場景。日本人的生活中「便利商店」扮演著重要的功能。現今它不僅是販賣商品的場所，也可以繳納公共費用。因為二十四小時營業之故，也扮演了區域的防範性功能。亦即「便利商店」的存在與小學等空間的存在並駕齊驅。它確保了區域社會的安全性，擔負著公共性的功能。而且它也具備如同市民廣場般的空間。在日本「便利商店」象徵著「無止盡的日常」。去到「便利商店」的話，它經常是開放著，裡面有許多商品，是終日燈光明亮的場域。但是，在 311 災難發生的那一刻，「便利商店」卻停止了營業。我住在東京，311 之後，顯然地，首先東京的「便利商店」開始沒有了水與食品的提供。「便利商店」的架上空空如也的光景。沒有電及電源的「便利商店」是一片黑暗。這樣的光景顯示了 3 月 11 日這個日子的緊迫象徵。在戰後日本，日本人長期所想像的社會是長久有著「便利商店」的社會。裏面長久排列著飲水與食物。它是二十四小時營業，那裡經常開放著耀眼的燈光。它扮演著「基礎公共建設」(infrastructure) 的功能。我們總認為自己的社會是成立在如此「基礎公共建設」上。認為一切是如此理所當然。但是，它一瞬間變黑暗了。變得什麼食物商品都沒有了。森川嘉一郎認為「便利商店」瞬間變成一片黑暗，正是象徵著「無止盡的日常」的終結。他在推特上如此寫著。此點我亦深有同感。例如漫畫或動漫的表現表象，在震災之後今後恐怕將給予莫大的影響。例如，「便利商店」變暗了，「便利商店」飲水與食物都沒有了。這衝擊對大人可能不太有影響。但對現今的中學生或高中生群而言，「便利商店」屬於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便利商店的存在會變成他們這一刻的出發點之原體驗。一個原始的生活生命體驗。今後五年或十年，這樣的體驗將變成一種文化現象、一種作品或小說、或各種文化藝術的表現。這會是後 311 日本在自我表現與自我表象上不得不改變的地方。以如此的感覺感受，日本戰後長久的「無止盡的日常」終於結束。面臨不得不進行與社會「連結」的努力。可是，問題在於日本人不知道如何與社會「連結」。因此，以淺顯易懂的「連結」形態與口號標語的形態，人們被其所吸引住。這是現今日本的現況。為了想辦法改變如此膚淺的「連結」方式，個人地認為，樸實地創造嶄新的言論與嶄新的論壇才是當務之急。我今天的專題演講至此結束。感謝各位的聆聽。謝謝。

現場問答

【回答第 1 個提問】

關於釣魚台問題的看法，東教授認為這並不代表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他認為只是片面的看法。日本戰敗後疏離的時代使日本昏沉沉地發呆了非常長久的時間。關於同樣由東京都發起的募款活動中，釣魚台與奧運所募得的金額相差懸殊的問題，釣魚台問題起源於 2010 年香港漁船登上釣魚台開始，東教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的煽動所引起。但關於國族主義或領土問題，日本人的態度卻是相對冷淡、冷感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 2010 年，因不滿民主黨政權處理領土問題的消極態度，決定由東京都來解決釣魚台問題，這顯示出其實石原慎太郎的行動並非出自國族主義，而以出自對民主黨政權的不信任感。另外東教授對石原慎太郎管理東京都行政的能力給予高度的評價。此外剛才演講中提到，日本在戰後以來長期對政治抱持著一種冷感、脫離的態度，但在 311 之後人們開始用一種簡單易懂的題材、標語來聚集群眾，進行抗議或捐款的行動。接著提到竹島問題，韓國的竹島問題教育比日本的教育來得深刻，相對之下日本在領土問題上的態度是冷淡的。在 311 之後，俄國、韓國、中國都藉著領土問題對日本進行挑撥，一再被挑撥之下，雖然日本長期以來對政治冷感，但若持續受到挑撥，也會開始產生變化。日本的沖繩因長久以來有美軍基地的問題，因此至今仍然有其強烈的政治性。但相對地，日本本島、日本的中心地區的人民對政治所抱持的關心遠低於邊陲地區沖繩。

【回答第 2 個提問】

首先，日本在 1990 年代之後，國民很難享有共同的教養，身為一名日本的知識分子、文化人來說，若將來想建立論述或言論，有沒有一些典範或模式可尋求。東教授回答，例如《文藝春秋》這種漸漸高齡化的雜誌，讀者漸漸都不閱讀書籍了，文學界呈現衰弱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會著力於言論的發展上。其實，他發現很有趣的現象。他的讀者群裡理工系的讀者居多，例如 IT 產業的工程師，年齡可能在 35 歲到 40 歲之間。面對這群年輕的讀者群，靠以前的教養雜誌要讓他們滿足是

不夠的。為什麼非東大出生不行？為什麼日本的官廳或政黨的委員會不能發揮很大的功能？東教授認為今後的評論家應著重評論這些問題，而非單純強調教養或品性的教化。評論界該做的就是讓讀者群擴大到年輕世代。

【第 3 個提問】

在東京國立新美術館的展覽當中回顧了 1950 年代的前衛藝術組織，叫做「具體協會」。這個協會長期以來在西方的認定之下，被認為是 50 年代到 60 年代日本前衛藝術的代表。我很好奇的一點是，在展覽當中，復原了相當多不能在展場上展出的非平面創作作品、裝置藝術或一次性的作品。其實包括了剛才東教授提到，萬國博覽會當中的一些作品。我覺得很奇怪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去看這些展覽藝術作品到萬國博覽會的這種祭典式的展出。若照剛才東教授所講，1970 年大阪萬國博覽會就是日本前衛藝術的葬身之所，將其隨之收編，伴隨消費社會的產生，使前衛藝術失去發展性。我想問的是，萬國博覽會是否就像剛才黃老師提到過的是種「惡的場所」。您的文章當中有提到這個問題，但東教授還沒有回應。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村上隆的部分。在對談當中，黃老師提到，在東教授他們的對談中有提到，村上隆的卡達的「五百羅漢圖」及對日本戰後美術史的整體看法。包括新的世代，村上隆及奈良美智之後的這個世代，這句話我有點看不太懂，「再也無法超出他們的大問題」，什麼是大問題？我想問一下東教授關於村上隆的看法，以及他們是否在 311 之後對惡的場所有新的詮釋。

【回答第 3 個提問】

東教授並非美術專家，因此他認為沒有批判日本現代美術的立場。

東教授認為前衛藝術之所以無法存活下去，村上隆是一個非常例外的存在，他跟日本的美術界一天到晚吵架、批判。日本的「惡的場所」其實就是所謂日本的制度性，對於藝術家或評論家、大學而言，都和日本的左派的知識份子一樣，大部分都是依附在大學系統卻批判大學這個組織構造。但這些人其實已經沒有賣點、不具人氣了，但照理說前衛藝

術家或左派言論家都必須對制度做出批判，可是這些人只會依附在制度底下，比方說美術協會或是雜誌。依附在系統之下，導致他們的影響力變得非常薄弱。所以，依附在大學或雜誌或美術協會的這種狀況就是所謂的惡的場所的誕生。這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前衛本該盡量批判，但現在所謂的前衛藝術家卻躲在制度裡不做批判。做批判的人不被承認為前衛藝術家，但在國際上卻很出名。或例如現在日本製作的怪獸電影，裏頭人物的描寫也十分不一樣，這在國際上卻是可以被接受的東西。廣義來講，日本的系統或制度，包括左派或藝術界或評論界，跟網路的出現很有關係。苟延殘喘的《文藝春秋》，靠著老名繼續賣的雜誌，受到網路的影響，其實讀者群已經相當少。這就是他所說的「惡的場所」。

不管是知識份子或左派或言論者，沒有關到監獄裡，就無法做社會的批判。如果無法對社會做出批判，例如一些左派的知識分子，躲在大學裡，一味延長退休時間，社會用稅金養他們，他們躲在體制裏面對體制做出批判，也沒有被關到監獄裡，這樣的人稱不上是左派的知識份子。這樣的人在日本國民心目中早已沒有信用可言，任何反對的言論基本上已無法獲得國民的支持。1970年代的全共鬥，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到最後卻變成帶點遊戲、祭典式的嬉戲味道。人文系的左派知識份子若受到大學的制度保障，卻同時對體制做出批判，日本的國民並不會跟隨其後。村上隆一向與日本藝術界格格不入，在日本國民的眼裡，他與日本一般有權威的藝術大學裡的藝術家比起來更有說服力。身為一個言論評論家或知識份子或藝術家，如何活在這個制度下，一定要具備批判時代的性格。

東教授提到1990年代的小林善紀。東教授二十多歲時身邊有很多朋友都相當支持他。小林善紀其實並非一開始就是強烈的國族主義者，事實上他是屬於「說真話主義」，他說真話，把所有被隱藏的事實與禁忌藉由漫畫來破除，因此他得到年輕人廣大的支持。另外他也提到網路空間的可見性也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日本跟任何國家都一樣，當然存在著最愛日本、韓國或中國算什麼這種想法的人為數眾多。但以前這種愛日本的國族主義者沒有發言的場所，自從網路普及之後情形就改變了。只是以前看不到的一種現象到了現代可以很明確地看到。東教授認為可以看到鄉民的這種國族主義的偏激發言其實是個好現象，因為看得到，所以容易控制，這是一種可視性。例如釣魚台問題，日本一些國族主義者可能會說，中國有什麼了不起，出現一堆至少應該奪回釣魚台之類荒誕不

稽論調的部落格。看到這些言論很多人可能會感到驚訝。但是，日本有一億多人口，有這樣的聲音也是很正常的。重點是，引導著日本的是知識份子跟政治家。

【第 4 個提問】

如果御宅族是一個成功的思想戰鬥的方法，但只有在匿名的狀態之下才能成立，從 1945 年的日本到現在的日本，歷經了理想的時代、虛構的時代、動物化的時代的過程，如何挪用御宅族的方法，在現實裡成為撼動思想、撼動現實的可能？

承續老師的說法，他一再提到御宅族的方法。我認為他可能認為御宅族有某種成功的因素，使其得以挪用到現實來實踐，我的問題是該如何實踐？

【回答第 4 個提問】

如果要定義御宅族，有各種不同的議論。以次文化來講，有動畫、漫畫、電玩等，御宅族將社會的要素放進社群中，用自己獨特的表現方式來呈現。東教授昨天在交通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中，有人提到，宮崎駿是否也屬於御宅族的一份子？東教授認為宮崎駿的表現與御宅族完全不同，日本國內的感受也是如此。是否在後 311 之後御宅族的文化就此宣告終結，若要針對這個問題進行預測並不容易。在現實上來看，五十歲的御宅族與十幾歲的御宅族很明顯有相當大的落差，他們實際上話不投機。他們看的動畫跟他們的行動模式完全不同。五十歲的御宅族會相當重視作品本身的故事性，而十幾歲的御宅族會經由 NICONICO 動畫或推特來進行交流，他們重視社交的連結性，對作品本身不太感興趣。新的御宅族對自己的主體認同感是不斷擴散的，他們以社交網路的連結來進行擴張。東教授認為以這樣的定義來看宅文化的話，1990 年代後到 311 過後，這是一種會被回想起、被論述的一種歷史事件。